

北京游记:北京的金秋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34/2021_2022__E5_8C_97_E4_BA_AC_E6_B8_B8_E8_c34_234680.htm 又是秋天了，我又来到了北京。两年前的金秋就去了北京，行色匆匆，只游了香山，八达岭长城和故宫。感慨于皇家气派，一处帝苑就可以耗去一天的时间。自从徐勇的摄影使胡同出了名，寻常百姓的生活也勾起了我的好奇，这次也就留心了。这次是去学习的，可讲授的内容与期望大相径庭，没兴趣去听，于是就提前开溜了。先去了离住处最近的雍和宫。出了门抬头望天，天高高的，蓝蓝的，可谓碧空如洗，一尘不染。太阳亮亮的光照着路边的小摊，卖水果的，梨桔柿垒得整整齐齐；卖茶叶的，烟酒的；牛羊杂碎，羊蝎子，饺子馆，点心铺；光卖饼就有好几个，有巴掌大的烧饼，小桌面似的大饼，张师傅的千层饼，好象开了个北方面食博览。转了弯，就拐进了一条胡同。刹那间，集市的嘈杂就远了。整个的身一下子就陷入了一种宁静和陈旧的氛围。胡同有宽有窄，但每次都可以看见墙脚堆着的沙石，几处新粉的围墙，停着的板车上落满了枯叶，还有一个破箩，几堆垃圾或是坏掉的家什。天子脚下的臣民的简朴的生活就在抄着手，阳光下的闲聊中，在瓜子壳飞舞时划出的弧线中，在屋檐下吊着的鸟笼中，在窗台上放着的空酒瓶中，在屋顶瓦缝中的杂草摇曳和窗下富有装饰性线条的蜂窝煤中。经孔庙，现在成了首都图书馆，再往东百十米就到了雍和宫。这是一个喇嘛寺，处处点着酥油灯，处处香烟缭绕。雍和宫以木雕大佛和五百罗汉山为名。佛以整根直径三米高二十四米的白檀木雕成，高大雄伟，但

佛首钻入屋顶，仰视之，只见两个大大的白眼珠子晃晃的。我开始怀疑佛的本性，它为什么不惜以这样一个生命来修造它的替身呢？五百罗汉山在其背面，年久了，即使罩着玻璃，罗汉身上涂的金也已剥落得差不多了。什么都会朽的。皇家的苑囿也已成了平民的游乐场了。不是为了"泸沟晓月"，但为泸沟桥这个地名我也要去看一下。泸淀河中已经没有水了，成了驾校的车场。泸沟桥也已成了死桥，两头装起子铁栏，一头封死，成了一个工艺品市场。桥墩依旧，但桥栏上的石狮子已是新的了；桥面也已修平，只在中间留了一段一米宽的长条。呜呼，当年的泸沟桥不复在矣！离了泸沟桥，又去了天坛。我已经不喜欢北京的坛坛宫观了！没有了庄严肃穆，到处是熙熙攘攘；没有了古气，只留一个个假古董来榨取慕名而来的探访者的钱囊。不光古迹有假的，连人都有假的。从后门进颐和园就有着清朝服饰的看门人。他们并不为游人打轿引路，转而专司收票了。没有了清宫太监的奴颜婢膝，连旅游人士的和颜悦色都没有。趾高气扬地指挥着游客，空闲时，东游西逛，煞是刺眼。天气骤然凉了，颐和园中的游人也稀少了，可容我慢慢地走走，看看。园中的建筑多为喇嘛寺的风格，不知它和藏传佛教有何渊源。沿着昆明湖边转了一圈。整个颐和园给我印象最深的，就是这湖边的柳树了。它们长得十分粗壮，远没有江南垂柳的婀娜的风姿。江南的西施，到了北方不也就成了山东大娘了么？物由天性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；一个时代的社会、经济特征，也造就了那个朝代的文化。北方民族一次次凭着他们的骠悍入主中原，但他们又不得不一次次屈服于南方的文明，一次次被同化。于是隋炀皇帝们一次次南巡，徽班进京，发展为中华

国粹的京戏。不过北方的狂放与南方的细腻都是我所欣赏的。而后又去了圆明园，北海。临行前，特去寻访了妙应寺的白塔。妙应寺在故宫的西面不远，因在修缮而未开放。它与四周的住家相距之近，我可从胡同里走到塔座底下。阳光很好。照在白塔上，在蓝天的映衬下，层次分明。寺的东西各有一条夹道，一侧的居民就背靠着寺的围墙。这就是北京的胡同，历史与文化，帝王与平民只一墙之隔。推开门窗，就可见到城墙角楼，四合院的天井中，就可望到白塔，宫殿。古语说，小隐于野，中隐于市，大隐于朝。此地正是可听惊雷的无声之处。与平民近得可以，与帝王也近得可以，与现代文明近得可以，与历史也近得可以。难怪四合院中的住家不愿进高楼。点着蜂窝煤，守着一分喧嚣中的平淡。如果我住北京，也会选这胡同中的四合院的。返沪的火车上一路荡着，在京七日中的所见所闻如筛糠似的绞在一起，又渐渐地分出了层次。遂有上面的文字。遗憾总是免不了的，我还没有领教过京郊的风景呢。这种遗憾，也就是我每次外出的动力之所在。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